

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。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。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。余家先世與簡有素。今日客有自徑山來。言菖蒲田間之兒子多不知其詳。乃為語之。

宋昇

余守許昌時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。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。其屬有李實韓浴二人最用事。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。期既迫。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。韓浴建議。掘漏澤人骨以代。昇欣然從之。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。其言冥官初追。正以骨灰事。有數百人訟於庭。冥官問狀。實言此非我。蓋韓浴忽有吏趨而出。有頃復至。過實曰。果然。君當還。然宋都運亦不免。既白冥官而下。所抱文字。風動其紙。略有滅門二字。後三日浴有三子連死。尚幼。其妻哭之哀。又三日亦死。而浴亦死。昇時已入為殿中監。未幾傳昇忽溺不止。經日下數石而斃。人始信幽冥之事。有不可誣者。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。其家語余。近有人之鄆州。夜過野中。見有屋百許間。如官府。揭其榜曰。西證獄。問其故。曰。此范龍圖治西內事。

也。家中亦有兆相符。會有屬吏往洛。余使覆其言於李實。亦然。甚哉禍福可不畏乎。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。特書此一事示兒子。以為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。

文杜二公

文潞公洛陽居第。袁象先舊基。屋雖不甚宏大。晚得其旁。羨地數畝。為園。號東田。日挾家童數輩。肩輿與賓客。姻戚共遊。無虛時。既罷。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。月賦以金。每行必命之執事。人以為適然。時公年已高。捨家居而適別館。且未免平昔之好。則猶若有少勞者。杜岐公謝政不造宅。假官舍迴車院居之。積十年。薨於其中。余守宋時。嘗往觀。湫隘與編民不遠。蒼老猶指廢屋三間。為公之書室。公未嘗出。亦不甚飲酒。客至粟飯一盂。雜以餅餌。他品不過兩種。無客即靜坐。不聞人聲。有嘲之者。或賦詩作草書。未嘗不滿也。一等貴人。奢儉所享。雖各適其性。然亦必有賦之者。如潞公出入將相。窮極奉養。而能安於約如此。固自不可及。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。然此但以俗人論爾。稍知道者。則何有於是。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。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。晉人記有比。

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。彼自道其所知。恐未嘗夢見逸少也。

張舉

正素處士張舉。字子厚。毗陵人。治平初試春官。司馬溫公主文賦公。生明以第四人登第。既得官歸。即不仕。終身元祐初。嘗起為穎州教授。力辭不就。余家與之有連。故余未冠得拜之。稍長益相親。亦不以不肖視。清通遠略。不為崖異。與前此號隱居。曄然自夸於俗者不類。士大夫既以相與。推高日欵。其門隨上下接之。無不滿其意。賀鑄最有口才。好雌黃。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。每折節事之。常稱曰。通隱先生。余嘗叩其棄官之說。子厚笑曰。吾豈不欲仕者。初但以三親年俱高。止吾一子。不忍去。左右既親沒。則吾將老矣。欲仕復何為。因循至是。爾其言大抵若此。家藏書萬卷。善琴棋。日唯玩此三物。不甚飲酒。余得與周旋。涉世以來。粗免大過。聞於子厚。為多大觀。初子厚已死。州里上其行。余適在翰林。蔡魯公亦素知其為人。遂得賜號。官其一子。今其子亦死。諸孫未有聞者。西北士不甚知其人。今能言之者絕少。魏野。

以有閑而名益彰。惜乎子厚之無閑也。

畫漫錄

張舜民

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。相善也。椎埋無賴。靡所不至。既而各竄赤籍。一日有道士見之。問其能。曰。吾業彫刺。二人因令刺之。郭於項右作雀。左作穀粟。馮以臍作瓮。中作鴈數隻。戒曰。爾曹各於項臍自愛。爾之雀銜穀。爾之鴈出瓮。乃亨顯之時也。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。密藏之。將以作節。馮搜得之。蒲博醉歸。臥門外。其婦勃然曰。節到也。如何辦得。馮徐捫腹曰。休說辦不辦。且看瓮裏飛出鴈。郭祖乘施之後。雀穀稍近。登位之後。雀銜銜穀。馮乘施。鴈自瓮中累累而出。世號郭祖為郭雀兒。馮暉即馮繼業之父。朔方節度使。封衛王。

劉伯壽

劉伯壽少年不羈。其父暉尹京。每旦父趨郡。隨馬而出。簿佐偵伺。父先入。其自課書史。從容無闕。一旦早至。自繫樓下。天未明。獨坐茶坊中。有一老人。繼入就坐。因相問勞共茶。老人曰。少年能飲酒乎。伯壽曰。性不能飲酒。